以文字为翼，飞跃生命的束缚

本报记者 赵洋

机器的轰隆声，在丰县这家三轮车制造厂的厂区持续回荡。胡皓彦坐在车间一侧的椅子上，慢慢整理物料。

生于2005年的胡皓彦，是一位来自徐州丰县的青年作家，笔名“凤城笔者”。由于脑瘫造成的肢体活动受限，即便是抬手、挪动物料这些简单的动作都要耗费很大力气，但他每天雷打不动地到自家厂里帮忙。

忙完手头活计，他的目光越过厂区大门，扫向远处的田野街巷，无数细碎的观感与情绪，慢慢在心底酝酿成诗句。



AI制图

找到生命的出口

我多次尝试在正视自己，无论的疾病的身体
我想在充满野草的荒原上踟蹰而行
——《不会写散文诗的父亲》（载于《长江丛刊》2025年第12期）

没有被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切割，21岁的胡皓彦选择一种笨拙、沉静的方式安放自我。

选择的起点，要追溯到他六年级的一次书店之行。那时，他数学基础薄弱，母亲便带他去书店选购数学练习册。等候的间隙，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小说，本打算用来打发时间，不承想，阅读的火种就此点燃。后来，他又在哥哥房间翻到大冰的作品，厚厚的一本书，他通宵读完。文字带来了巨大冲击，无数故事在脑海里慢慢生长，他心底生出动笔写下来的念头。

最初陪伴他的，是一支中性笔、两本厚厚的笔记本。病痛让他握笔不稳，字迹歪扭潦草，旁人很难辨认。但那时候的写作，无关发表、无关奖项，只是一个被身体困住的少年，找到了一条自由表达的通道。他没法像同龄人一样奔跑，便借文字搭建一方天地。

“我很少主动提及自己是残疾人的身份，不想刻意渲染苦难，只专注写作本身。写作对我而言，就是扬长避短的过程。”胡皓彦说，“真正的积极向上，源于心底想要改变的渴望。”

在他的坚持下，作品慢慢“走出”笔记本，陆续刊发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，拿下第二届叶遥诗歌奖，多篇作品入选高考试卷与年度选本，累计创作发表30余万字。2025年，他正式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，推出个人诗集《向北信笺》。

荣光到来之前，是漫长的努力。2021年到2022年，两年间他先后投出百余篇稿件，大多石沉大海。那段日子，自我怀疑如影随形。但他没有归咎于外界，“很多时候，是和过去的自己较量。”他给自己定下目标，每年完成一本作品集，先写给自己，再慢慢打磨向外投稿。

近3年，被他敲坏的机械键盘就有五六个。瓶颈也时常造访，在他看来：“瓶颈不等于彻底停滞，写不出来的时候，可以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。真正的灵感始终扎根于生活，是生活体验和思考的融合。”



AI制图

定格生活的模样

在南山的北坡，果树开花的三月
从父亲，母亲到奶奶身上抱着的我
被镜头定格一张鹅黄色的胶片中
——《影集》（载于《青春》2025年第二期）

老照片定格的瞬间，是他回望自我、读懂家庭的起点。工厂、故土、父辈，构成了他的写作体系。胡皓彦笔下的故土，一半是丰县的草木春风，一半是车间里的烟火日常。

从小到大，他生长在厂区、扎根在乡土，父辈的勤恳劳作、机器的日夜轰鸣、街巷的人间百态、四季的更迭，共同构成了他的素材库。

在他的笔下，有父亲的身影：粗布工装、口袋里的扳手、误差毫厘之间的模具……把父亲扛起日子的韧劲写得沉甸甸。

在他写给丰县故土的诗句里，荷塘、垂柳、孤雁与流动的月色，铺展着黄河故道安静悠长的诗意。他不刻意铺陈乡愁，只是静静凝视这片他朝夕相伴的水土。

在他眼里，故乡从来不是单一的符号，而是滋养成长、沉淀心性、承载亲情的生命土壤。工厂的烟火让他看见踏实生活的重量，故乡的风物赋予他文字温柔的底色，家人的陪伴给予他直面缺憾、持续前行的底气。

深耕本土文坛，胡皓彦的文字收获了前辈作家的高度认可。徐州作家刘振坤评价其文字：“扎根乡土、情感纯粹，既有青年的浪漫赤诚，又有历经磨难的通透坚韧，生命力量极具感染力。”丰县作协名誉主席王志强称赞他：“以有限体魄开拓无限文学天地，创作态度与精神格局远超同龄人。”

撕掉身上的标签

机器与人相似。总有暗疾
在缝隙中累积，等待合适的答案
——《自动打端机的日夜》（载于《大风》2026年夏季卷）

作为一家三轮车制造厂的“厂二代”，他看着父母在生产线边操劳，静静观察父辈沉默的背影，把对家人的眷恋、对这片土地的感知，一点点融进文字。

在外人眼中，“厂二代”似乎自带安逸的滤镜，胡皓彦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：“‘厂二代’意味着责任，如何接续父辈的事业，这份压力，不亚于白手起家。”

如今，他每天早上6点到工厂开门，负责送货、收货，给待出厂产品打印标签，跟着父母处理电线……

白天，车间的事务填满时间，创作只能留到晚上。“白天在厂房盘货理货、调试机器、打印出厂合格证，从早上6点一直忙碌到傍晚6点。回到家，还会挤出至少三四个小时阅读、改稿、整理笔记。”胡皓彦介绍，工厂的烟火日常、身体病痛的桎梏、年轻一代细腻敏感的生命感知，在这个00后青年身上交织共生。“对我来说，这是对热爱夜以继日地奔赴。”

他在工作中撕掉人们对“厂二代”的刻板标签，也在创作中改变读者对残障作家的固有认识。

他不贩卖苦难，也不愿被“残障诗人”“厂二代”的标签简单定义，只是踏实地站在丰县的土地上，一边扛起车间里沉甸甸的责任，一边用颤抖的笔尖持续书写属于这一代年轻人的真诚与辽阔。

车间的机器还会轰鸣，手上的震颤不会消失，但胡皓彦的笔不会停下。他依旧在荒原上缓步向前，把所有生命的体验，一封一封，写进向北的信笺。